

護國軍紀實

鄧之誠

護國軍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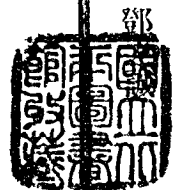
目 錄

- 紀蔡鐸督滇始末第一
- 紀護軍起義始末第二
- 紀蜀滇兩粵間之戰第三
- 紀蔡鐸督滇始末第四
- 紀羅佩金督蜀始末第五
- 紀羅戴之爭第六
- 紀羅劉之閩第七
- 紀戴殿督蜀始末第八
- 紀戴劉之閩第九
- 紀滇蜀兵爭第十
- 雜紀第十一

紀蔡鐸督滇始末第一

邵陽人蔡鐸，負文武才，早年遊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治軍于桂，不甚協物議。宣統二年庚戌，入滇，桂省議會約通電詆之。時李經羲繼錫良督滇，誠于外侮，急飭軍備，以靳雲鵬為督練處總參議。先識蔡鐸，比其至，立擢為

協統。滇人羅佩金股承斌李根源謝汝翼李鴻祥唐繼堯皆日本士官生，負才氣，敢作為。佩金承斌根源稍稍鄉用，而汝翼鴻祥以樸實，繼堯以年少故，僅得為營長。靳雲鵬得經羲倚用，總攬軍事，咤叱進退諸將士，不稍假借。人皆側目，而佩金等尤不直之。鐸蜀雍容與滇人深相契結，後卒得為都督者以此。三年辛亥秋，有蜀人爭路事。初清廷以盛宣懷為郵傳部尚書，見商辦鐵路遷延久不竣工，議借外資，以鐵路抵押。蜀人立同志會鼓譟爭之，不得，且法治首唱者。蜀中大亂，革命黨人乘之，以八月十九日，據武昌漢陽起義。響應者數省，東南大震。滇中謠言日數至，根源汝翼鴻祥謀響應。經義前奏請開國會不見用，方鬱鬱思去，至是一無布置。法國領事以所聞告，謝之；或請置根源汝翼鴻祥諸激烈者于法，不許；請調巡防軍入省備緩急，復不許。根源總辦講武堂，學子倡言革命，為衆指目。恐事洩，且重得禍，思急舉事。鴻祥繼堯主持尤力，數會集于繼堯所。議定，推鐸為



首。以重九夕，自北門率七十三四兩標兵入城，分攻督署及軍械局。翌日，事定，十九鎮統制鍾麟同死之，靳雲鵬易裝出走，諸北將校皆逃。而經義避于民家，與鐔等約三事，鐔與根源痛哭迎經義步至省議會而居焉。鐔既以學識雅為衆所欽服，被推為都督。是時諸將領佩金有才，根源有謀，承燾精綜核，汝翼鴻祥實直有勇，而繼堯年資稍後，退然若無所表見，鐔獨深善之。佩金根源慮諸人不為鐔下，事事稟承號令，躬為表率，于是鐔得以行其志。以時勢未可知，滇能聯黔而資財賦于蜀，不難與中原爭衡，世稱雲南政策，殆昉于此。遂首遣汝翼鴻祥領兵援蜀，繼堯北伐兼援黔，根源出鎮迤西。旌承燾亦率兵西規衛藏，獨佩金留滇衛戍，騎兵悍卒，相率盡去。滇人直橫易治，鐔為政，首崇節儉，以故閭閻又安，與承平時無異，人以其稱蔡鐔焉。汝翼鴻祥以蜀人郭燦陳先沉及劉存厚為鄉導，據有瀘救自流并財賦地，將進窺成都。資糧于蜀，師行不無劫掠，蜀人以其義之不終也，慮有大欲。遂諭有兩都督，不相下，恐皆不保。乃急聲言亂亂宜自定，無煩鄰師，而以重金囑滇軍，汝翼鴻祥不得已，率師歸，然蜀人銜之刺骨矣。滇鐔攜貳自此始。當繼堯之率師入黔也，部曲盡零星散卒，器械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繼堯善撫循，復取，以黔人劉顯治周沆戴戡等備諮詢，而韓鳳樓劉

法坤等領軍。是時黔都督楊蔭誠方率師北伐，留趙某守貴陽。趙為哥老魁首，不識政體，唯以公口祕結奸民，公為撈劫，法紀蕩然無存，黔人苦之甚。督素有立憲革命兩黨，革命黨人常假力于哥老，立憲黨則多藉紳老成側列于其間，劉顯治等其著者也。思借繼堯保鄉里，推為都督。適南北已統一，蔭誠率師歸，與繼堯爭不勝，棄去。繼堯遂一意撫調，輯奸暴，以戴戡任可證為左右參贊，親禮諸長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雜用鄉里。黔民欣然望治，忘其為客軍。癸丑險難，復遣葉荃黃毓成會滇劉雲峯之兵往攻之，益發奇志氣，以賂略聞于時矣。汝翼鴻祥自蜀歸，編部曲為二師，各為師長。自以首義，且援蜀有功，漸不聽令。佩金已先被命為雲南民政長，雖不同于汝翼鴻祥，以鐔雄鷄，亦漸立異同。鐔遂計使佩金辭職，果鴻祥繼之，然實陰為釀。滇人自是不信鐔，必欲取而代之。鐔前于民國二年癸丑續寧難作，唱議率滇黔兩軍助攻之，實欲觀釁，為袁世凱所忌。至是決去滇，銜汝翼等異己，舉繼堯繼為都督，假中央政府命隨之，汝翼鴻祥未如何。未幾，汝翼為仇家狙擊死，鴻祥亦調京，繼堯為都督，不改鐔成規。復去諸不附己者，衆協然無異議。滇以瘠省，自辛亥以來，差較他省能秩序自保，且分其力以援鄰省者，無他，蔡鐔唐繼堯善以術用其衆也。

紀護國軍起義始末第二

袁世凱以湖南都督程德全入都，後遂囑留之。程素師事梁啟超，而與熊希齡鄉里。是時熊當國，啟超爲世凱禮重，數爲解免于世凱，得爲約法議員，及經界局督辦。然屏息不敢發議論，追逐諸貴人，伺顏色。或則出入倡家，伴不問時事。世凱手平贛寧大難，解散國會，訂新約法，設參政院，用古天子禮郊祀天地，世皆以世凱借革命黨以覆情，必意在自爲。而世凱微見風采，又若無意，四年乙卯籌安會興，勸進者滿天下。設籌備大典處，刻期臨御，改明年爲洪憲元年。或言已御便殿受朝賀，章奏稱陛下。外人責難，則以民意答之，且聲言決無反對者。程亦列名勸進，陰策其事難成。料段祺瑞獨國障立異，世凱不易制之，有隙可乘，日本人忌世凱，必不使之得志。遂與啟超密謀，適戴戡新罷黔巡按使來京，亦與謀畫。謂在黔發難，則道路相距遠，北兵不能至，可以持久。其年十月，徵服走天津，共附海船南下，而先以計畫叩滇中將程。世凱聞程脫走，出不意，大驚。急追之，已無及。是時，繼堯督滇已二年，頗慮陳宦偏已，陽與世凱委蛇，而陰爲戒備。帝制議興，數遣人赴京省視虛實向背。會世凱使侍從武官回國華入滇示意，而第二

師師長沈度一夕暴卒，度曾于酒酣盛言帝制非宜者也。

其他指摘帝制者，皆不自安，顧繼堯恐滇黔力弱非敵，遲疑久不決。巡按使任可澄與第一師師長張子貞，第二師師長劉祖武，本無所可否，團長楊泰鄧泰中董鴻勳等，皆繼堯拔擢信任者，急欲建奇勳，力言滇軍可用狀。適程書問，持之益堅。復得馮國璋電，謂滇發難，當繼踵而起。是時繼堯雖未表示，而意已內決矣。十一月，程偕戴戡殷承嘯赴香港，與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張振鵬等會，意旨令相率赴滇。程登海防，逕發電關白鄧泰中，泰中與繼堯之弟繼馮親往迎之。復與繼堯往返電商，乃于十二月十九日至昆明，開全體軍官會議，決計舉兵，稱護國軍。編三軍：程領第一軍總司令，將四梯團出蜀；李烈鈞領第二軍總司令，將五梯團出桂；繼堯兼領第三軍總司令居守。初議程先出師，至川境乃傳檄，而啟超在滬與蘇督馮國璋有所商榷，主先發電，取蘇桂響應。遂于二十五日，宣布擁護共和。翌日，第一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峯率鄧泰中楊泰兩支隊，會熊克武先發，鄧宜賓。顧自錫良時，陳宦整飭軍實，甲仗精利，而顧人劬勞號取戰。前援蜀黔所鄉有功，然合精銳不及萬人，舉半以昇程，轉餉不繼。又滇至蜀二千里，非朝夕可至，而陳宦督蜀，將三混成旅，皆北人，人爲顧危。幸世凱聞變，雖遣曹錕張

敬堯各將一師討叛，而顧慮外交，思罄巨金走蔡鐔而已，不欲遠戰。陳宦兵力分散，曹錕方遲遲鄂湘間，未決所鄉，滇得以從容布置焉。鐔以五年丙辰一月十五日，引羅佩金爲總參謀，殷承霖爲總參議，率第二梯團長趙又新，將董鴻勳朱德兩支隊發滇。第三梯團顧品珍，第四梯團積鍾琦，相繼發，皆道黔以規滇。是時劉存厚爲四川第二師師長，守滇，以清鄉不力，懼得咎，通款于滇。宜賓戰事既起，陳宦令進扼敘水，且阻滇軍入路，別調他將守澗。比鐔前鋒至，存厚避開雪山關廷之，躬爲鄉導以攻滇，自稱四川護國軍總司令，時二月六日也。是爲滇黔連合之軍。滇黔本唇齒，繼堯前平黔亂有功，黔護軍使劉顯世，又繼堯所擢，故戴戡謂黔必應滇。當蔡鐔通電，已預列顯世名，乃顯世方別與世凱通消息，得滇電多置不答。戴戡單騎入黔，責顯世負約，顯世敬謝，謂以誑餉械耳。乃于一月二十七日獨立，戡遂將黔軍向綦江，而分軍出湘西爲牽掣計。稱護國軍右翼總司令，聽命于鐔。是爲滇黔連合之軍。李烈鈞者，贛寧敗後，亡命海外，有義聲。至滇以籌款自任，譏事繼堯，自比于列將，得將第三軍。然部衆新募，器械窳敗，餉精無所出，師期久未定。會世凱命粵督龍濟光兄觀光，爲隨威將軍雲南查辦使，督理雲南軍務兼巡按使，率師道桂以擊滇，乃急將方聲濤張開備兩梯

團，至桂邊防堵。黃毓成率挺進軍千餘人，自樂平趨桂邊爲犄角。烈鈞與觀光兵交綏于駭巖，桂督陸榮廷已于三月十五日獨立，遮斷觀光後路。觀光不得已降，四月六日濟光亦附和護國軍，大局一變。毓成還滇，改授蜀，烈鈞遂合桂軍至粵，北規湘贛。是爲滇桂連合之軍。初啓超在滬說馮國璋響應，而世凱密布諸軍防寧，日以甘言暗國璋。故國璋不能屈申，雖聽浙江于四月十二日獨立，而又撲江陰磨鈎巨義軍。啓超失望，則至桂說陸榮廷助滇，榮廷從之。方是時，粵朱執信陳炯明之徒遽起，稱總司令者數十人，無所統屬。龍濟光雖擁兵萬餘人，而整守省城，號令不能出郭門。五月一日，啓超乃說榮廷與濟光連合，迎岑春煊爲兩廣護國軍都司令，合諸義軍，自爲都參謀，而以滇人李根源爲副。粵桂負巖嶺，稱大省，粵且擅餉械，一旦統一，侵凌日強。是月八日，啓超唱議合粵桂滇黔湘浙蜀建撫軍院，遙戴黎元洪，而以撫軍長行號令。啓超意主岑春煊蔡鐔，而李根源右繼堯，滇人亦力爭，終舉繼堯爲撫軍長，春煊副之，而代行其職。是時七省壤地各不聯屬，政令自專，湘蜀戰又未停，號令無所施，實等虛設。然聲威震動，使世凱知西南不可屈焉。

紀蜀湘滇粵間之戰第三

當蔡鑄之出蜀也，質羨蜀財賦。以爲天下事未可知，苟無響應者，則藉蜀猶可自守。竊度陳宦所部分屯險澗，而旅長伍祥頑滯人，當不自壞鄉里。且雷騫已舊部守險，又劉存厚方據澗，陰通款于滇，則陳宦所恃僅一玉祥，而其兵又半屯陝西，尙未至蜀，故視蜀如無物，大戰當在武漢間。前鋒去已二十日，始遲遲發昆明，而不慮存厚進屯永寧，澗已有備。雷騫在成都未將兵，與初計相左。幸前鋒劉雲鄧泰中楊秦率第一梯團兩支隊，襲攻宜賓下之，軍聲大振。鄧泰中會澤人，楊秦昆明人，家貧，少折節讀書，慨天下將亂，棄去習武事。勇敢善戰，與辛亥光復之役。後隨唐繼堯入黔，誅土盜甚夥，一方以寧，繼堯倚如左右手，積功皆至團長。帝制議興，屢爭于繼堯，請申罪討之，繼堯遲疑未決。及蔡闖入滇，決計舉兵，秦中請率所部爲前驅，奉旅長劉雲爲梯團長以行。先是蜀中大舉剿匪，約滇軍兜剿，至是滇軍以會剿之名告蜀中，故不之疑。護國軍發通電被遮留，蜀中尙不知有護國事。陳宦所將暫編三混成旅，分屯欽瀘重慶，方涪鄉不易集合。滇距蜀二千里，秦中兼程馳至瀘頭，入蜀境。五年丙辰一月十五日，猝與伍祥頑之兵遇于燕子巖。嶺巖峯峙，僅通單騎，祥頑之兵在瀘邊者八百人，且不識滇軍何以攻蜀，乃以巡防軍當前敵。巡防軍無敵，秦中身爲

諸軍先，衝鋒突擊，不崇朝巡防軍潰反奔，祥頑兵大驚駭，亦走。秦中連破側耳崖黃池耳數壘，祥頑餘衆不及炊而遁，滇軍追至橫江，所鄉如入無人境。至安邊，與祥頑營長戴鴻智轟擊竟夜。鴻智皖人，素有勇，死戰不退，力竭軍潰死之。祥頑度宜賓城大難守，是月二十日棄之而北。宜賓稍險，沙江峽江會口，當瀘蜀孔道，百貨山委，爲蜀南名郡，一旦驟陷，世凱疑陳宦縱滇軍入境，盛加詰責。宦乃撤西玉祥自澗，伍祥頑自自流井，朱登五率巡防軍自屏山，合數路兵號稱萬人，實不過二三千，期舊曆除夕同時攻宜賓。秦中出兵不及二千人，度不可退，退且死，留一營守白沙，阮玉祥進路，而秦自趨宗場逆擊祥頑兵。戰一晝夜，祥頑兵始退，巡視戰場，彈壳積地者盈寸許。秦旣勝，立折回白沙，玉祥兵約當一團方沿江大上，蔓山谷皆兵。秦斂衆衝其中堅，相持自朝至暮，滇軍勇氣百倍，無不以一當十，玉祥不支，陣稍移。滇軍大呼肉薄陷陣，玉祥兵遂退，順流至納溪，猝遇劉存厚衆邀截，頗有死者。朱登五及他路軍，聞雨混成旅已退，遂皆不進，秦中亦斂兵保城待後援。是役也，秦四面受敵，以寡擊衆，犯兵法所忌，而竟能克敵，以此名聞天下。方是時，秦年二十七。自護國軍興，戰事徧蜀湘滇，唯黔軍乘取進攻湘西者，稍能略地而已，至于攻城奪地之功，則

宜首秦泰中。是時使秦泰中能銳進，則澧縣自流井實空虛，或不難下。乃蔡鐔鄉澧之兵，方在途中，而祿國藩將一支隊，自昭通來援，復徘徊未即至。迨蔡鐔至納溪攻澧，而張敬堯將北兵第七師已至澧有備矣。陳嚴令馮玉祥攻宜賓，懸賞期必下。秦泰中守城月餘，玉祥兵一圍，四來攻而四却之。會秦鐔以納溪危急，調秦泰中所將兩營兵往援之，所留千餘人，合臨時召募兵又千餘人，死守催科與武諸山。梯圍長劉雲欲退者屢矣，秦鐔亦有令秦宜賓，秦泰中以宜賓得自百戰，堅意不忍舍去，故秦泰中後頗怨鐔。最後玉祥兵自吊黃樓偷渡江，魏真武山，城已不可守。秦方病疽，昇肩與督戰，不少却。玉祥兵已迫臨，乃倉卒退師，一夕而至澧頭，喪失資械殆盡。然玉祥復宜賓而已，亦不窮追，遲二日始入城守，時三月一日也。蔡鐔合劉存厚之兵自叙永大開驛運至納溪以攻澧，守者為張敬堯及周駿所部旅長熊蔭生之兵，蔡鐔百端攻之，不能下。初前鋒董鴻勳攻克藍田壩，付劉存厚兵守之，恃勇進攻小市，思抄澧之北路。小市者絕地，與澧縣隔兩小河，而藍田壩川軍竟不能守。鴻勳前後受敵，幾全軍覆沒，僅而得免，自是滇軍每噤川軍怯，川軍圍長陳陳門至憤而自殺焉。及鐔至，親巡戰地，撫綏將士，士氣乃振。與敬堯相持月餘，滇軍雖勇，而全軍僅三千

餘人，衆寡相懸甚。三月七日，敬堯遂克納溪，滇軍退，羅佩金斷後。支隊長何海清有胆略，率一連兵，遇北兵一旅，急伏山阪叢薄中，發槍抄擊之，北兵駭走。自後鐔雖督顧品珍王秉鈞何海清與北兵戰，然所爭者納溪安南川，而非澧也。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戴殿率熊其勳攻澧，與曹錕相距累月，澧終不下，至停戰而止。方蜀中大戰，湘西亦有激戰，二月十六日，黔軍圍長與傅聲略取紅江麻陽芷江，鋒銳甚。民軍程潛陳強蜂起永寶間，袁世凱遣馬繼增將北軍第六師禦之，初戰弗利，繼增募卒軍中，或曰自殺也。旋傅聲輕進陣殞，黔軍後援不繼，北軍漸復所失地。三月八日，北軍復麻陽，遂停戰。自初戰起，北兵在湘蜀合援軍共八萬衆，月資二十萬，財貨內罄。借外資為美國所拒，又前言百日平亂期已過，無以謝外人。既已次第收宜賓納溪麻陽，則歸罪勦進者，二十一日下令罷洪憲改元及稱帝，而責南方斂兵。粵滇非難，持世凱退位頗堅，否則再戰。其實南方軍資僅資諸義捐，亦且困。世凱遣李長泰援澧，倪毓芬援湘，唐繼堯以黃毓成將第四軍，蔡峯將第五軍，張子貞將第六軍，劉祖武將第七軍，僅毓成一至蜀，粵中諸革命黨人，亦爭言北伐，皆故張揚其辭。自後秦陵鎮守使黎雲亭，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先後獨立，五月二十日，

陳宦獨立于蜀，後九日，湯壽銘獨立于湘。宦尤忠于世凱，爲盡死力，一旦獨立，舉國驚詫。諸不快宦者，遂騰詆宦爲背世凱。實則世凱深忌宦，防之彌甚，宦所部伍祥願失宜資，而終克之，謂可以雪謗矣，而謗益甚。宦爲勳吏，曹錕等援蜀，皆不相關白，世凱亦不令宦會同諸軍事。諸軍入蜀，競割資地，截留賦稅，川軍效之，宦所有者，成都十六縣，及富順等縣而已。方大戰時，險灘北兵至六萬人，宦當川西南寧遠宜資，防統千餘里，而所將三混成旅，伍祥積最弱先潰。馮玉祥始終以一團兵應戰，李炳之旅二營在成都，餘皆屯重慶，爲曹錕固留不聽行。宦屢請命于中央，皆誘之銀不理。宦遣參謀長張某往重慶調炳之兵，且犒以二萬金，金固爲人乾沒，炳之亦不敢聽調。皆謂成都且夕將獨立，而實無據，蓋錕已受世凱密旨矣。宦再遣參謀何某往，幾爲錕所戮。錕與宦結昆弟交，揚言將攻成都，宦聞之，以言語發電告之，謂公我兄弟者也，兄不友弟不可不恭，兄來攻則開門以待，錕慙而止。宦旣不得調炳之兵，中央政府復令調馮玉祥出蜀入陝，陝無所用兵，實欲以宦委敵，不則令負失地而面死之。宦自知孤危，念有老母，不可以死，請辭不許，請以曹錕代己不許。時南北停戰，議和久不決，馮國璋方召集十七省區代表會議，雖大半徇西南之請，而主挽

留世凱仍在總統甚力。若和議不成必出于再戰，蜀固當衝，成都處境尤危，唯獨立可道其難，且足策和議之成。宦遂不植其他而選行之，通電與袁氏一人斷絕關係而已，無預南北也。復密電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述己孤危，不能不獨立狀，示未絕于中央。世凱大恨，立命重慶鎮守使周駿督署，攻成都。大約宦早不贊帝制，世凱理前恨，及帝制不成，復遷怒焉。北洋羣小人妒宦者，爭搆之，謂且與南方合，遂必欲死宦而後快矣。不然，蜀皆獨立，何以不致恨于蹇乎？不知本末者，且從而贊其辭，謂宦本贊帝制，而不知宦始終未與聞也。徐樹錚段之貴流言宦入蜀前，首請世凱稱帝，則小人譏口，何所不至哉！宦不與帝制事，後籌備大典者爲章士釗盡言之，公論乃白。然宦始終不自言，亦不自以擁護共和爲功，大抵世凱雄猜，而宦負命世之才，終致差池，然知宦者竟莫世凱若矣。世不知委曲，遑謂宦爲背德，宦之爲德于世凱多矣，而世凱背之，宜其及也。宦旣獨立，馮國璋與蔡鍔議和，大端未就，六月六日，世凱說以疾卒。黎元洪繼任總統，馮國璋爲副總統，段祺瑞爲國務總理，通緝帝制罪魁楊度孫毓筠顧鼐梁士詒夏壽田朱啓勳周自齊薛大同等八人。恢復約法，以蔡鍔督蜀，湯壽銘已爲桂軍所逐，以陳宦代之督湘，陸榮廷督粵，撤北軍回防。七月十四日，

義軍解散撫軍院，而戰事告終焉。

紀蔡鍔督蜀始末第四

蜀自尹昌衡爲都督，編川軍爲五師，盛行軍用票，與值不符，人民大困。胡景翼繼之，經蔡丑陰難，元氣未復，吏治尤猥雜，盜賊滿地。袁世凱以蜀擅財賦，上扼滇黔，命安陸人陳宦將三混成旅督蜀。宦請末以青生治軍蜀滇及東三省，負時重望。民國肇建，佐黎元洪長參謀本部，外修國防，內理各省軍事善後，統一之功，大半成于其手。南人也而得世凱信任，羣小人生嫉，尤與段芝貴徐樹錚相左，此而傾之。世凱意不能無動，以爲宦終厚元洪薄我。帝制醜醜久矣，宦意固體既改共和，非世凱不能收拾時局，若自爲帝，則爲反復，且滋紛擾耳。民國三年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宋育仁宗社黨事起，意別有在，姑以探人情向背。宦密電馮國璋以次調吏問贊否，以伐其謀，果得覆，皆言非宜。遂力贊世凱下永不變更共和之令，授意世凱秘書馮學書擬稿，先白國務卿徐世昌署訪，使世凱不能中變。世凱後知宦所爲，始大恨。諸謀勸進者，皆謂宦在中樞必爲梗阻，故以之督蜀，蓋欲外之。宦固辭，世凱七命敦促之始行。溯行世凱猶語宦：『謠言不可信，固體安可更乎』。然欲宦遂將曹錕

所部第三師入蜀，宦難之，謂：『入蜀非用兵比，安用此多兵爲？』世凱色變曰：『君豈欲將鄂兵耶？』宦遂謝。宦所用參謀長及財政廳長，皆受世凱密旨以豎之，世謂世凱將倚以收滇黔者寡也。其治蜀也，首裁川軍三師，大舉清鄉，盡收回軍用票。不期年，人民盡得復業，行千里者無戒心，安靖過于承平時。宦治軍之勤，從政之廉且能，愛才之切，用人之公，民國以來，未之有匹也。蜀人至今尙有德之者。護國軍興，宦爲驅吏而不與援蜀諸軍事，終復宜賓失地，示世凱無他，猶不免世凱之忌，必欲假手滇軍致之死地。既獨立，世凱密令周駿攻之，會世凱卒，宦力舉蔡鍔代己督蜀，得請。被命爲湖南督軍，力辭不就，逕率所部出境，至鄂出資遣之，襍被入都，蕭然若寒素。自後屢命之經略甘肅，皆不肯再出任事。六月二十六日宦既去蜀，周駿入成都，自稱川軍總司令，不主拒鍔，而拒鍔挾讓軍，鍔請于中央政府，以羅佩金爲前鋒討之。連戰于資中內江，駿不支，七月二十日委其軍而去。翌日讓軍入成都，蔡鍔力疾發詠冰，取道宜賓，以二十九日至成都就任。前鍔督滇，後昔在桂用鄉里爲衆所詆，故左右不用湘人，滇人懷之。雖有齟齬，比再入滇，能盡將其兵者以此。迨在行間，鄉里人多投之，鍔爲人深沈，每午夜篝燈火決事，不使人預聞。常周駿聲言拒讓

軍，則思遣散滇軍有暮氣者，諸滇將領自羅佩金以下，多怨鏜寡恩，漸不聽調遣。鏜慮佩金終不爲用，則舉以長桂。桂偏遠，佩金與陸榮廷復不相習，鏜舉佩金，不曾計遣之去。鏜與唐繼堯本其相得，納溪之敗，詆譭廢撥四營衛衛不見援，而繼堯則以平瀧濟光內亂需兵爲解。繼堯編第四至第七軍，而函告文移，每無謙詞。鏜以爲凌已，銜之。護國之役，滇人出死命發難，後乃爲進步黨人假借取大名，鏜素與進步黨委蛇，自後鏜與滇人非比患難相共時矣。鏜既至成都，見蜀民困苦顛連，慨然思有所補救。病日亟，期留一月治事，從容布置而後去。及見滇軍將皆利其去，知不爲用，不獲已，舉佩金兼護督軍省長，戴戡會辦軍務，劉存厚第一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僅留十日，遂移舟東下，至重慶，與陳宦偕行出蜀，至上海，遇陸徵超，盛誦佩金，而力保戴戡長蜀民政，劉存厚可大用，牽掣佩金，爲己他日歸蜀計。比至日本，病革，遂以十月六日卒。蜀人震其名，頗惜之，而不知蜀難自此始矣。

紀羅佩金督蜀始末第五

羅佩金者，世家子，少無賴。清末留學日本，歸爲標統，其才畧頗異于滇人。民國元年壬子，蒙自兵變，佩金隻

身入巢穴，手擒叛將斬之。後長滇民政，識政體，用人能拔擢其材，頗爲人稱道。當護國軍興，佩金任第一軍總參謀，鉅細躬親；決策多中。初蔡鏜雖果決，而納其言爲多，然暗爲策備，未能開誠，兩人者功益著交乃益疏矣。戴戡在蔡江，頗著戰績，鏜意右戡，時與親近。滇黔雖唇齒，以任可澄劉斯洽擢滇政故，滇人多致恨黔人。恐戡將因是長蜀民政，則力擠之，而推佩金右翼總司令，與戡對抗。羣小人不爲蔡鏜所喜者，若楊寶民陳澤霖輩，復故爲抑揚其間，利佩金與鏜不協。佩金既督蜀，驟編制七師三混成旅；周道剛將第一師，劉存厚以蜀第一軍長兼將第二師，鍾體道將三師，陳澤霖將第四師，熊克武將第五師，劉成勳將第一混成旅，陳選齡將川邊混成旅，皆蜀軍；熊其勳將黔軍一混成旅，爲黔軍；顧品珍將第六師，趙又新將第七師，皆滇軍。他若川邊鎮守使殷承瓚所將滇軍，及松潘西昌諸巡防軍，尙不居此數。蜀承平時，庫儲常盈七百萬，而養經制兵一協。前尹昌衡編五師，其時地方歲入千三百萬，僅供軍費，不足則乞中央鹽款。佩金蹈昌衡覆轍，既以擁兵取忌，後復以裁兵敗，論者深惜之。諸軍除存厚競爲名募，餘皆不滿額，第一師蓋收合周駿散亡；第三師原額一旅；第五師亦只一旅；滇軍當蔡鏜在大周驛時，全數三千五百人，至是新招自徒補充，以

壯聲威。第四師兵大半匪徒，最無紀律而最多。澤濬尤開元，初游于滇，後在江西受李烈鈞卵翼，亦夙藉革命黨，善伺喜怒爲逢迎。嘗置酒候佩金，從容出倡家馮可卿佐酒，獻宴雜譚，一夕道路喧傳，詭爲奇事。澤濬揚揚自若，竟以擢師長，雖蜀人亦不直之，而佩金不悟。先是蔡鍔預舉鄒憲章爲財政廳長，尹昌齡爲政務廳長；稽祖佑爲警察廳長，三人皆諳練習政事，號爲幹吏。昌齡尤有能稱，佩金以其不附己，昌齡前在貴東道有抗義師嫌，亦堅求去，遂以楊寶民代憲章，李臨陽代昌齡，祿國藩代祖佑。寶民遂寧富人楊氏養子，清末捐知府署雲南自鹽井提舉，後與陳澤濬比而事李烈鈞，烈鈞敗，自命爲革命黨人，隨蔡鍔至敘永，爲第一軍財政處長。蔡鍔以其蜀人，不疑，後悉其奸，將逐之，則置佩金所，構佩金與鍔立異。媚事佩金，得擅財政權，佩金頗賴以籌餉，而其實無一策。隔陽商戴天順祥之子，亦不協物望。政務廳操用人權，諸滇市非寡人，鄉愚無賴，虱義軍而出，依附隔陽，擾縣知事，徵收。買衣不稱而服，初裏垢膩狼狽未除，則肩輿煊赫過市，而貌恇儀，方飲酒市肆，狎伎買妾，喧嘩竟日不休。至官則貪婪無厭，不識體統，唯思取錢，且販賣鴉片博什一。蜀百四十州縣，是輩幾居其半。蜀人數百年習于拘謹，見之譁然驚怪，搢紳老成，尤愜然歎

恨，競以佩金爲怨府矣。蜀人習體讓，明分際，顧性輕浮喜事，好議論，恥爲法所繩。然至挺而走險，即亦不甚畏法。佩金治蜀失人望，方強引治蜀宜嚴之說，其實無政策，特與蜀人日相遠而已。亦不親式實者之門，輿論率以佩金僂健，漸播于遐邇。中央政府聞之，亦以佩金果不足蔽蜀，且佩金雖故無所黨，而漸爲革命黨人假借，思竟易之。遂先以戴戡長蜀，分佩金民政權。佩金疲身供億軍隊，頗有民政權，一旦卸去，戴戡又所不治。諸依倚佩金者，若石青陽楊寶民陳澤濬唱爲排斥之說，騰詆戴戡于通衢，一日數會集。皆詆戡，且詆中央政府，卒無效。而戴戡于六年丁巳二月一日，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

紀羅戴之爭第六

初戴戡將黔軍出松坎，攻綦江，屢捷。雖未下，而牽掣北兵不得盡至瀘，與滇軍爲敵，頗以此自居功，先與蔡鍔甚相得，因師事梁啓超，迨停戰，戡愈與啓超結納。先被任黔省長，不赴，逗留重慶，用川東巡閱使名目，收拾潰卒，意在蜀省長。進步黨人利賡席有財賦外府，爲請于中央政府，蔡鍔又力主之，竟得如其志。顧戡性驕，好使氣，以細故與劉顯世齟齬，幾欲率兵回貴陽，顯世遂謝乃已。常有請之

末，戴以佐武爲滇錫鐵董事，與熊范與劉顯治等朋比，借滇鐵路公司款入錫公司買股票取息，爲滇人所惡。又躬爲唐繼堯前驛取賂，得爲參贊，繼堯歸滇，戴復爲黔民政長，率性而行，頗不協輿論。帝制興，借蔡鐸入滇，與會議，方侃侃陳說，遽爲滇將張開儒叱止，蓋惡黔人任可證長，而并非于。方滇軍與北兵大戰後，諸將日與蔡鐸不協，而戴附鐸，隨之爲屈申進退。長蜀命下，滇人愈切齒矣。是時蜀第一師長周道剛，第三師長鍾體道，川北道尹敬瀾，皆進步黨人，素怨佩金，思戴戴以相抵。而劉存厚徒踞軍長虛位，督軍省長俱無望，亦附和周。戴藉進步黨之勢，挾三師長爲聲援，常成都騰訊戴時，省議會黨戴者，則發電迎戴，語侵佩金。道路謠，謂戴且相攻。中央政府命王芝祥入蜀兩解之，戴遂將熊其勳入成都，以尹昌齡長政務，黃大暉長財政，雷歷長警政，雷歷者與蔡鐸鄉里，隨鐸十餘年，亦得陳宦信任。停戰後，頗贊滇獨事，復導佩金先入成都遂周駿。事定，魏一師長不可得，乃改事戴。戴之始爲政也，力反佩金所爲，用人循資格，不私鄉里，戒取公家資貨，起居崇儉樸，日夕勤簿書，舉稍集。顧諸不附佩金者，方以戴爲壑，故甚其詞以動戴，利其相爭。戴與大邊計蜀財專供軍用，非長策，則定月餉七十萬，而戴欠餉不理。佩金數爭之不能

得，思裁兵則欠餉無從出，竟束手爲戴所扼。或謂戴實利蜀將帥有爭，而故挑之激之。戴之得第一二三師之援以入成都也，相傳實預有密約，是時唯劉存厚兵稍強，可與滇軍一戰，方鬱鬱怨望。或謂存厚實受戴指，且言存厚慮發難無餉，戴于前一日使杜步雲持三萬金畀之。步雲者，張瀾遣之入省，有所聞說。語雖無稽，而戴能參諸將密謀，與存厚日相接，則有足徵者焉。

紀羅劉之閱第七

佩金在蜀頗得黎元洪維護，而段祺瑞百計齟齬，必欲去之，所請輒不允。甚則佩金案保護國軍有功將校，亦置不理。佩金既決計裁四五師各爲一旅，滇軍留一師，與黔軍同爲國軍，餉不取之蜀，本甚持平。而劉存厚聯五師長電佩金厚滇薄川，謂川軍一師年餉八十萬，滇軍則百二十萬，而利權盡入滇軍，川軍有請輒不應。陳澤霖竟比而傾佩金，且削釐爲主謀矣。祺瑞揚言以江朝宗或吳光新督蜀，佩金憤甚思去。會粵督陸榮廷請假入京，而陳兩廣軍事，佩金援以請，而以譚武學校校長陳鳳樓護印。往時佩金電京多不得復，請假電即日覆至，一如所請，諸將士相顧駭詫。佩金請假出自果斷，左右初不與聞，既得請，即驥舟江干，示

將行，將士大譁，馳電留佩金。戴戡懼，密陳佩金不宜去狀，湘鄂黔諸督統電留佩金。唐繼堯初不識佩金旨，電責之，謂何必去，而不知佩金求留不可得也。後繼堯連電中央政府，言佩金裁兵方著手，不當聽其去。黎元洪連電佩金緩行，祺瑞不得已，亦允之。佩金既致俄于存厚，且俄譯賈己，則抗電請遣散四師，示無意袒護革命黨，而以劉雲峯代存厚，期以四月十五日兩事並行。先是劉存厚知不容于佩金，乃輸誠交結段祺瑞左右靳雲鵬曲同豐輩，祺瑞亦思用存厚以制佩金。故事諸督請去留軍官，中央政府無不允者，乃允佩金如期解散第四師，而遲劉雲峯新命不發。且密電慰存厚，謂去之非出己本意，詞旨抑揚。存厚風聞佩金密謀，慮不測，懼甚，急走鳳皇山司令部。一夕數易寢所，而寄妻子于法國醫生蒲伯良家中。及得祺瑞電，大喜過望，且夕將叛。而佩金輕之不為備，方陳電總統，謂存厚怯懦兵弱，非不能強制，實不忍也。遂以四月十五日，誘第四師駐成都者，盡入督署，臨以重兵，悉取其械而遣之。翌日，命旅長何海清率五營兵至縣竹，遣散第四師餘衆。十八日曙暮，劉存厚舉兵攻督署，是日何海清在縣竹，解散第四師他部，取其械，以兵一連送棧至省。薄暮西開，欲入城，西開有存厚守兵，詰之，對以謾語，存厚兵遮留不遣。事聞于佩金，

方以電話詰存厚，而滇軍開之大忿恨，謂川人敢爾，非創之不可。佩金參謀長趙鍾琦，再遣兵一連往迎棧及送械兵，比至，詰言不相下，繼以槍擊，斯時已不能辨其孰先孰後矣。西校場到軍聞之，遂發大砲轟擊督署，佩金警衛團團長賈某一無備，急令其衆閉門，登皇城固守。劉軍至，乃還擊，劉軍遂架砲于三橋，及城西各處，而分衆圍督署，槍砲之聲達旦。東校場滇軍亦還砲攻西校場，全城鼎沸。其實滇軍城守者僅二營兵，劉軍有披髮掛紙鎗煤塗其面，執刀銜鋒者，故死傷特多，而皇城不能破。翌日，戰稍停，戴戡與英法領事先後入督署調停，坐語移時，佩金從容笑語如平時，曰：『存厚攻我，當調停存厚，我笑爲者？』語未終，而存厚兵遂發砲，彈落座間未炸。座客驚起，獨佩金不動，曰：『滇軍未發槍砲，而存厚攻不已，諸公可證也！』英法領事先與存厚約定，然後詰佩金，存厚背約再攻，皆憤其寡信焉。時滇軍自資中自流井宜賓瀘縣等處，紛紛援省，何海清亦馳回成都，兵勢大增，躍躍請與存厚一戰，軍情憤怒不可遏。佩金力止之，謂須候中央政府命令，于是佩金通電數存厚起釁狀，力請加以申討，而中央不即覆。四月二十日始下令，謂據戴戡電稱滇川軍衝突，罷佩金職授趙威將軍，並罷存厚授崇威將軍，俱著來京。而以戴戡兼署督軍，編滇軍爲陸軍第

十四師，以顧品珍爲師長，別命王人文張習赴蜀查辦。蓋佩金電存厚爲叛，而戰電不及兩人曲直，特言兩軍相鬪而已。佩金以行軍而任閣散將軍爲降階，而存厚授將軍較師長職位爲崇，反晉階焉。滇軍愈憤，有請并攻戴賊者，戰亦悟其危；辭不受命。佩金即日送印至省長署，三送三却，卒委之而去。于是滇軍以二十五日出城，駐兵工新廠。佩金瀕行，以電話召存厚，言曰：『會同都中相見。』存厚嗟不能答。佩金部衆尙日夕候佩金戰令，而佩金審已衆少，且料唐繼堯不能援，即援亦不克即至，故力遏抑之。是時劉存厚終內慙，且素畏滇軍強，又已得崇威將軍滿其望，姑大言必在途截擊佩金。滇軍之退，安然無戰事，然有人謂佩金此時縱存厚不擊，他日必愈難制者。蓋知佩金以奉中央政府命自解，而存厚必無去志，後劉存厚再攻戴賊，滇軍攻存厚而敗，其言果驗。初滇軍將士以劉軍攻皇城時，伏于城下民舍，城上還擊多不能命中，乃縱火民居，環皇城三里餘，一時滿然灰燼。迨滇軍爲佩金抑制不聽戰，積怒于川人者愈甚，凡徒步過東校場 滇軍營前者，盡斃之，前後死者二百餘人。大軍退時，皆持交鈔迫商肆易現金，沿途居民逃避一空，競相謂滇軍淫掠。其實滇軍非盡無紀律，當皇城被圍時，有滇軍至市肆，強取布一束，立爲其主將槍決，布尙在懷抱間。自滇軍

去後，蜀人冒稱裴者，無慮數萬人，世乃爭誣滇軍凶殘。然兩軍相戰時，滇軍寓少城，在劉軍區內者，受凌辱盜毒備至，且有非滇軍人亦罹劫者，則蜀軍亦未可言紀律也。戴賊于難之初發也，宣言中立，盡城東南爲中立地，以黔軍守之。力禁劫奪，居民爭避其間，以爲樂土。顧滇軍衝之刺骨，而川軍亦責戴賊不右存厚，若忘前約。戴賊恐佩金攻己，思謝之，則勅存厚不遵令停戰，視其職，而催新任第二師師長劉雲降視事。存厚大恨，知爲人賈，環走室中竟夜，急匿法國醫生蒲伯良家。部將堅挽至再三，乃出，譏者料存厚與戴賊不免有爭矣。佩金決計去職，聞命即行，雖其部衆跳躍必欲戰，而佩金能抑制之，主戰團長李植生憤而自殺。佩金自謂能忍且愛民，然滇軍駐資中簡榮威富勳 瀘宜 資等財賦地，不曾割蜀督腴，則佩金爲計固較密矣。

紀載戴督蜀始末第八

六年丁巳五月一日，戴若甚不得已，發布告視事，其詞甚謙。以會辦軍務署參謀長張承禮任副官長，引蔣方震爲參謀長。方震會長軍官學校，前隨蔡鑄至蜀，頗有時名，至是以人望用之。然遲未及至，則以承禮攝其事，用杜步雲爲軍需課長。步雲負縱橫才，故財政廳長黃大逼力薦之。或曰所以

錢張兩前約也。時傳滇軍且復相攻，得賊鎮定，人民稍稍復業。賊以書生起家佐貳，未六年，任封圻，一身佩督軍會辦軍務省長三印，年方四十。軍興以來，貴盛莫之能比。然賊內有所備，仍居省署，不敢即移皇城督署焉，方羅劉兵爭時，東校場及環督署居民，受兵燹最烈，賊引蜀人曾鑑總辦振局，比戶存問，郎以金，然冒者特多。吳民本亦貧，數戶共一室，一破席一破飯以爲家，至是各得數金，稱小康。存厚亦使人潛稽受害者，爲查辦時口實，于是市肆列損失盈千累萬，滇省議會亦發電責問滇人受害狀。未幾，查辦使王人文張習至渝。人文雖滇人，當辛亥蜀人爭路時，爲蜀布政使，擬總督印，以祖爭路者被斥，蜀人頗懷之。然是時滇川軍各有所持，賊不能即了。有言人文之來，爲覲得省長者，人文不得已，發電言此來不忍辦事非曲直，職在勞問蜀民疾苦。復與賊聯名發通電求振金，而遲不赴省。劉存厚與各師號遣使詣人文，獨佩金在宜者以待查自居，無所遣。人文特遣楊寶民郎廷佐及天順祥商通與通通意于佩金，佩金謙讓引咎，頗撤蒲陽滇軍，別以蜀第一師兵填防。雖成議，而杜步雲在成都死于刺客，蜀人樊孔周者，自渝赴成都，道出簡陽，猝爲匪狙斃死。步雲本張瀾所遣，日奔走第二師師長接替事者也，猝被殺，疑皆存厚所爲。而蜀人則疑賊殺

之漢口，于是賊始與蜀人離。會賊與存厚爭日烈，人文既不能行其職，則思遂歸，渝商爭留之。至蜀亂再作而去，始終未一踐成都。先是滇軍已盡退出成都，久之，存厚兵亦出屯鳳凰山。當賊視事第三日，存厚郎追理第二師欠餉，達四十餘萬，賊無以應，則漫置之，而僅存厚卸軍事。存厚諛言部衆激昂待撫輯，欠餉不給，無以完已責，終無解職意。劉雲峯久待而去，賊意以徐孝剛替存厚。孝剛與周道剛清末同任事陸軍學堂，蜀軍官多出其門，有鄉曲譽。賊遣杜步雲累促之，孝剛未應，而步雲死。存厚揣知賊無能爲，益添募匪徒，編入第二師。遣軍四出分提各縣糧款，預徵明年上忙，各軍爭效之，賊反一無所得。至督署額費不給，請撥鹽款以三月爲限，未即得，愈窮于應付，而威望日墜矣。迨張瀾自順慶來省，若爲調停，而意在賊踐前諾，舉已爲省長。首勸賊留存厚爲助，且促賊與之速和，面訂約束。賊視之蔑如也，不聽，張瀾大俱而歸，于是賊始與張瀾離。賊視事之初，令不能行于全省，唯蜀第三師師長鍾體道奉命唯謹。體道素隨張瀾爲進退，不啻瀾之部曲，瀾與賊日決裂，體道亦漸不聽命。是時賊已不能留，有勸之去舉周道剛自代者，賊以爲道剛與張瀾比而傾已，則故新不與，使人示意體道令替已。體道年與資俱不及，且審賊非誠意，則遜謝，于是賊始

與體道離。故戴雖日電中央祈假，實無去志，人皆爲之危。蜀軍唯第四師匪徒混雜其間，爲最複雜，雖經佩金遣散，而大半爲存厚招之以去。其餘散處溫江彭縣新繁旌竹諸縣間，若張尊吳慶孫慶孫輩，亦聚兵據縣治，提公督。戴不能節制，則漸歸于劉成勳。成勳將第一混成旅，稍親于存厚，旋以小事齟齬，聽戴命唯諾矣。適懋功八角屯察都和尙若巴作亂，分陷五屯，僭稱通治皇帝，戴命成勳討之。成勳請陳械，戴忿言不與，成勳遲遲未發兵，戴遂別遣張尊討察都。尊率衆過郫縣，成勳營長宿靖南拒不聽進。戴聞之，讓成勳，成勳謝弗知，于是戴始與成勳離。存厚乘之，與成勳厚相結，請于戴，恢復第四師原額，以成勳將之。戴親削臚爲答，辭語不中，存厚再請再駁請不允，往復文書，難以漫語。成勳遂不候裁可，而自置師司令部，于是存厚軍愈強，部衆殆達三萬人。戴夜中置斥堠偏城東南隅，戒備甚嚴，若臨大敵。存厚雖召黔軍將領與宴，而與戴避不相見，人民終惶駭，莫審其意所在。是時北方諸督軍相約入都，世稱爲督軍團，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元洪難之，忠殺其勢，則竟罷段祺瑞國務總理職，時五月二十三日也。諸督軍愈憤，二十九日皖省長倪嗣冲首發難獨立，詞誣元洪，而段祺瑞亦聲言免職令無已署名，于事不順。附和之者，徧大江以

北，方在天津別設軍政府及總參謀處，推電震春爲參謀長，洵洵若將用兵。蜀中若戴方窮于自處，無所左右，而存厚致詞諸督軍，請受驅策。諸督軍日與存厚電文往復，詞極曖昧，存厚以被職師長，竟外通北方諸督軍，依之自固，無復綢繆。戴乃盡調黔軍九營入省，而傾意結戴滇軍將帥，以爲緩急可恃。旋得滇軍覆電，願助討存厚，而不悔前隙未泯，人方欲借存厚以死之。未幾，復辟事起，未五日而亂再作，戴竟以死，乃不得比于佩金之安然以去。戴之誤在以書生操縱軍事，倘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歟？

紀戴劉之閨第九

七月一日，都中復辟，成都始聞之。初大江以北諸督軍，設軍政府總參謀于天津，北洋系與黎元洪爭既烈，張勳以長江巡閱使皖督軍將定武軍六十營，合二萬人，鎮徐州。自居清室舊人，素主復辟，勢最強橫。自袁世凱之歿，北方諸督軍以五年九月及六年一月，兩遣使會于徐州，勳爲主盟。所議甚秘，外人莫知。至是北方諸督軍合而抗黎元洪，元洪力不敵，思遷就息事。五月二十八日，以李經羲代段祺瑞，任內閣總理。經羲首唱溝通南北，以勳任調人。勳知勢有可乘，則遂率兵五千人入都，首迫元洪解散國會，與北方

諸督軍和，馮國璋力贊之。元洪唯命是聽，特避言解散，六月十二日下令改選國會，諸督軍皆受命矣，勳避于三十一日夜半，奉宣統帝再登極。稱上諭，自爲政務大臣，命官吏有差。或言勳實豫謀之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後祺瑞國璋皆約。然勳所命官不及祺瑞國璋，則即有約，特以誑勳。七月四日祺瑞首督師討勳，十二日入北京，勳走荷蘭公使館。事定，黎元洪去職，馮國璋代之，而不言復開國會，後來護法之爭，即基于此。勳初以劉存厚爲四川巡撫，而不及戴戡。黔軍斥候愈嚴，掘戰壕于少城之東，一夕數驚，居民走相戒，虛禍至無日。蓋戡早非存厚敵，特假中央政府命以臨之，戡數辭假，得溫諭勉任艱難。及北方大亂，戡驟失所倚。存厚日與北方諸督軍通消息，蜀距京遠，不審段祺瑞意旨，以爲或同于勳。故存厚雖致電各師及滇軍，特探其虛實鄉背，而實依遼兩可。戡贊勳贊共和，在蜀省有所忌，處兩難間。七月二日，得梁啟超自天津急電，乃敢宣布戒嚴，通電討逆。而先以電話贊存厚，謂已當出師討賊，以蜀事相託。或留蜀僅任省長，唯所命。存厚遜謝，謂前未復辟時，已發電主共和矣，猜嫌可泯。戡信其言爲誠，翌日率黔軍移居督署。或曰戡已知不免，入督署所以擢城自保。然黔軍移督署，舊有槍彈數十萬，盡擄諸舊旅部中不取，而省儲一未

備，則謂戡本無戰志可也。當戡大集將吏及蜀摺紳議討賊，存厚約與議，而託腹疾不至。遣參謀長林爽汪可權旅長鍾志鴻舒雲衡等與會，矢言討賊。熊其勳謂存厚必通電拒僞命爲信，存厚難之，以爲拒與否特餘事，無足輕重。其勳迫之不已，雖稍辯難，而林爽等矢言無他。于是戡議分全蜀之兵爲二路，分鄉陝鄂，命存厚鄉陝，力以留守轉餉自任。五日晨，存厚屢持異議。初戡遣黔軍檢查電局，存厚以爲僞已，抗之。蓋戡數留北方致存厚密電，存厚亦欲檢查電局，戡初難而後允之。旋存厚復謂留則其留，去則共去，意在案會辦軍務。戡允以存厚任討逆軍總參議，特設總參議廳，爲存厚地。方訂章程，而存厚軍自鳳皇山遷入城，徧城之西北隅，與黔軍相持。黔軍先已徧布城之東南隅，兩軍雖未縱槍，已聞不容髮。日午，黔軍守城外兵工新廠者，譁言劉軍將來攻。抵暮，徐孝剛數四奔走兩軍中，任調解，尙在督署未去，請黔軍撤備，免驚居民，願以一家生死保劉軍不叛。戡持劉軍必先撤備，且漫言存厚敢于相攻，則亦願不惜死，而不能坦然開誠以息禍。孝剛始執去。是夕午夜，兩軍逼處在西北城者，先縱槍，全軍應之，未知首發者。黔軍言川軍斥候闖入其境擄殺，詰其退而語不遜，致起釁。川軍則謂黔軍先攻。大抵初無軍官命令，兩軍積恨深，樂于釁發。戡與存

厚固不敢先發難，既發難則亦思並命死其敵矣。黔軍若熊其動，川軍若鍾志鴻賴新輝等，皆踴躍思戰。賊大言欲戰，而實無戰志。存厚則志在一戰，而方彌縫前攻羅佩金事，難于先發。張承禮徐孝剛者事權不屬，難以調解自任，而終不見納。卒至一發不可收拾，賊與存厚皆不能辭其咎焉。是夕，黔軍之半與劉軍戰于北校場及西城樓，劉軍在城內者無實數，自言只兩連，大約五倍之，新入城者又倍之，與黔攻軍數相埒。初戰，黔軍銳甚不可當。六日之晨，劉軍漸不支，黔軍且戰且掠民居，火其屋，北校場及鐘鼓樓街燬街天，竟不能逐劉軍出城。劉軍得從容引黔軍盡至西北城，戰方酣，別出一軍衝東校場據之，逐黔軍入皇城。黔軍皆守街口，劉軍習于途徑，每入民居，壞屋壁，從街中呼而縱槍。居民恨黔軍焚掠，亦大呼以助劉軍，故黔軍不戰而走。比日過午，黔軍在西北及守兵工廠者，皆敗退，退則火民居以斷追軍，城中罹于火者，殆過萬家。簡陽本有黔軍兩營，可以殿後者，戰時盡調之入城，自得勝場以至簡陽，盡為劉軍遮斷。是時其勳主孤守以待滇軍之後，張承禮雷應黃大暹則料滇軍未必即至，說賊余師以退。賊無所主，遣承禮介法領乞和，存厚不容。賊命承禮馳大逃使于滇軍，竟從其勳言，決意死守。承禮竊大逃從小道至賈家場。翌日，劉軍掩至，

獨賊逾垣而遁，間關至資中滇軍中。承禮大逃俱就縛，翌晨，先後就戮。承禮浙人，素以和平聞，戰非其所主張。隨戰猶奔走調解，而竟以死，剜其腹，支體不完，人頗悼之。大逃為財政廳長，頗為賊策畫軍事，思以齟齬諸軍，滇川軍皆惡之。有言大逃嘗說賊誘殺存厚，故存厚欲得而甘心。或謂大逃之出，挾多金，所部衛兵殺而越其貨者，則飾詞也。其實大逃數以餉餽諸軍，有取死之道焉。自七日至十八日，凡十有二日間，城內戰不息，黔軍據皇城固守，劉軍環攻之者二萬人。若陳俊廷巫人元張升廷吳慶熙諸匪皆混跡劉軍中，第三師鍾體道兵一團至省，而不助戰。存厚出賞格購賊與其勳，皇城終不下。黔軍數衝鋒出，擊斃劉軍甚衆。夜中黔軍自督署中煤山礮擊兵工廠，供劉軍槍彈者也，多命中，廠中工作，至不敢放汽筒。黔軍每出必焚掠，失人心，然劉軍亦尤而效之，至劫法領事居，存厚諉為不知。是時黔軍無宿糧，幸督署有倉穀，每旦舂食之。食無鹽，宿無燈火，軍士晝夜守城，且街鋒出，頗有傷亡，已無固志。而賊賊終始無決斷，守走俱無定策，軍心無所維繫。滇軍約賊死守五日當來援，逾期不至，以為終不至矣。十五日，賊命一營兵出督署攻據南城樓，為出走計。劉軍趁焚燒南城民居，斷黔軍為二，其據南城樓黔軍，逾日出城遁者半，餘復歸督

署。賊不知譚軍已西上，適劉存厚使黔人鄒憲章請賊退師，獻三萬金爲犒。賊允退師，而不受金，以督軍省長會辦軍務三印歸省議會。約黔軍在途不劫掠，劉軍不追襲，訂約易質爲信。賊前請和于存厚，存厚不願；至是存厚一請，賊遂諾之。而不悟存厚方思滇軍西上，恐賊出皇城夾擊，賊乃置存厚計中，則儘奇自喜者，往往有時而窮故也。十八日，賊熊其勳雜兵衆中出成都，黔軍尙二千餘人，人皆疲甚，軍氣不揚。及出城，存厚所遣爲質者遁去，其勳猶不疑，招鄉農爲鄉導。存厚兵易服雜鄉民中，故引之入小道，迂回往復，至蓉，纔行三十里，抵中和焉。途中黔軍已漸有散去者，翌晨方思出籍田鋪往仁壽，與滇軍合。存厚所遣吳慶熙兵已四面合圍，黔軍且戰且走，賊遂與其勳相失。賊行至漆皇寺，故有大小二徑，唯小道有劉軍。賊不審虛實，從小道行，不能前，復折至大道，則劉軍已由他途繞至。賊知不能脫，拔槍自擊死。存厚募其尸于北塔寺，而揚言非賊。從賊副官參謀尙三十餘人，皆成擒。其勳易服行至簡陽，亦爲劉軍所擒，械繫送存厚所。初以黔軍焚掠歸罪其勳，將置極刑，有言其非者，乃斬于兵工新廠，死狀極慘。後劉顯世請卹其勳，謂被戕于九道拐者，未得其情也。其勳桂人，處于庠。初從黔人唐爾鐸爲巡防軍營長，積功至統帶，後爲

團長。護國之役，攻綦江，勇悍頗有戰功，每自負有胆，輒當士卒先，負氣與賊時有異同。當復辟時，方避不謁賊，屢召始至。待論粗獷，尤鄙存厚，勸賊乘存厚無備先攻之，不許。既戰，復欲分兵之半，自督攻鳳凰山，覆存厚巢穴。諸賊與劉軍堅持于城中，又不許。其勳漸死，遺書其子，謂事非其主，死不足惜，唯健兒五千人，同赴邱墟，爲至可痛。蓋黔軍在城中戰十二晝夜，死傷三百餘人，退時死傷倍之，能從間道遠滇軍者不及一營，餘皆散亡，殆全軍覆沒。其勳始志在戰，終在守，賊不能用，以致皆敗，故其勳云然。賊既敗沒，存厚諷居民迎己入城，省議會識其意，歸督軍省長印。謙讓不受，自稱攝軍民兩政，競募自徒遣赴前敵禦滇軍。城中四司令部：曰警備，曰警察，曰城防，曰衛戍，皆用鄉民爲偵探，刺取里巷言語，以搜黔軍爲名，任意劫掠，十戶九不免。所捕殺者皆無辜，日至數十人，皆莫得罪狀。劉軍強入人居，警察詰之，則殺警察。存厚一置不問，方日迫使諸摺紳，爲發電頌己功德，數滇軍罪狀，語半不實。每有勝刊之文，由存厚左右草擬，至電中央政府索督軍省長。綱紀蕩然無存矣。

紀滇蜀兵爭第十

先是戴戡發電于各軍，言劉存厚受僞命，已不屈狀，以求援兵。羅佩金得電，馳至資中，召各將領集議。七月十三日發兵西上，以劉雲峯爲右翼總司令，韓鳳樓爲左翼總司令，同趣犍爲嘉定；趙鍾琦出中路，趣仁壽；顧品珍當東路，備周道剛及鍾體道；以劉法坤守自流井；而佩金自爲總司令，居宜賓策應各路。初約戴戡死守五日，乃過期不至，蓋滇軍雖急欲擊存厚，而憤戴前嫌，方利其敗，故不欲疾行。是時戴尙在成都，滇軍自資陽至簡陽，二程可達。劉軍首尾不及相顧，可一戰得成都。劉軍惶駭萬狀，居民皆言滇軍旦夕且入城，乃坐聽劉軍從容與鍾體道合縱。戴固以此死，而滇軍百戰之餘，亦以此敗。佩金既發電西上，周道剛首宣言中立，存厚懼甚，介鍾體道張調求和于滇軍。歷述前此戴戡離間滇川狀，佩金不理。體道憤而電中央政府請進止，得復，令拒滇。體道素號謹慎，不妄舉動，當存厚攻戴戡，體道兵至省而不預戰，至是乃與存厚合而拒滇矣。佩金意在資中以攻仁壽嘉定，初戰銳甚，趙鍾琦擊克仁壽，韓鳳樓克犍爲，進攻嘉定下之。劉軍旅長陳洪範遁，鳳樓遂合劉雲峯之兵進攻眉山。是時劉軍亦張兩翼應戴，鍾體道當右翼，劉成勳當左翼，以彭光烈爲總司令，光烈辛亥曾爲師長者也。合諸路軍號四十八營，共二萬五千餘人，滇軍約一萬人，自

資陽五仁壽青城三百里間，皆爲戰場。滇軍取仁壽者，進窺籍田舖，距成都不及百里，眉山一下，成都即無西險。存厚日夕恐懼，新募自徒不及教練，驅之至兵工廠，待一槍成，即攜之赴戰。城中空虛，謠言存厚已遁者，而滇軍戰愈利，無不一當十。劉軍團長賴新輝鄧錫侯等奮勇督戰，始得與滇軍相距于仁壽。滇軍攻眉山者，復三晝夜不能下，劉軍氣稍壯。佩金預計克嘉定即移總司令部駐之，鳳樓既下嘉定，遂合劉雲峯兵湖江趨成都。劉軍阻險距于眉山，滇軍圍之數重，血戰不下。劉軍援師日集，而滇軍之援不繼，佩金亦未遑前約移駐嘉定。前守嘉定旅長陳洪範，尙有餘衆在夾江，戴嘉定無守備，襲取之。計滇軍得嘉定五日而復失，援路益梗，雲峯鳳樓大困。以眉山城守堅不可下，則欲伴退至青神，誘劉軍至平原而據險邀之。比至青神，則已不能軍，再退，一日數合，士卒張皇失措。適天雨，洪水暴發，濟江無舟，沒于水者殆千人。劉軍邀擊之，滇軍大敗，損失器械無算，獨雲峯鳳樓以身免焉。趙鍾琦與賴新輝之距于仁壽也，城數得數失，互有殺傷，鍾琦卒以無援而退威遠，蓋第三師鍾體道遣團長張鳴舞攻資陽，與滇軍團長賴寶賢相距，寶賢乏槍彈致敗。鳴舞素能戰，前隸周周駿，爲滇軍所敗，必欲雪此恥，應戰甚力。資中守兵少，無所爲計，劉

法坤擁兵在自流井，亦坐視不救，實賢遂棄資陽而遁。第三師得分兵援仁壽，仁壽防則撥眉山，故滇軍之敗，敗于輕進無援，且蜀人苦其騷擾，每助川軍逐之。大抵爲戰恃得人和，前丙辰北軍不利，失人心也，黔滇軍皆強于川軍，而皆敗者，亦失人心也。資陽既失，滇軍既資中自流井威遠榮縣爲守，而以瀘敘爲窟穴，適周道剛以調解自任，遂停戰，時八月七日也。初殿與存厚相攻，戰發電言存厚汚僞命。而存厚通電諱言發難，詐稱黔軍逼攻北校場，焚掠民舍，居民痛哭請師入城救難，乃于七月七日率兵入城云，語恟恟不可究詰。周道剛與張瀾首發電，報兩軍相攻狀，請嚴令停戰，自後續有陳述，大約請北軍援蜀止亂。時段祺瑞再當國，本惡滇軍，而陰贊存厚。終以存厚兩次肇釁，公論不與，難以蜀界之。七月二十四日，命道剛代川督，率師解成都之圍。道剛以八月十一日，在滬受命就職。存厚頗怨道剛坐收厚利，日發電促道剛入成都，而日諷其部曲及省議會致電道剛，謂滬根本地，不宜輕離。又道剛首請卹戴戡，及從戡死難張承禮黃大逸館其勳諸人，省議會通電謂不當卹，詞甚峻急。存厚與道剛幾至決裂，賴張瀾兩解之，遂僅不卹其勳。旋體道受瀾旨停戰，示若聽命于道剛，于是道剛力舉瀾長蜀，竟得請，二十四日以瀾護理四川省長。當瀾川軍停戰時，道剛數

與佩金協議，令滇軍退至蜀邊。佩金作諾之。道剛初意滇黔軍既退，當足以折服存厚，故與存厚相持不稍屈。及見唐繼堯于八月十一日，發通電擁護約法，祇祺瑞再出任總理，未得國會同意，元洪不應卸職，且責中央必懲辦亂蜀禍首，滇軍雖自資中退，而瀘敘方大增兵，道剛知和非誠意，乃急挽張瀾力自于存厚，唱言保省。謂鄉特與滇軍委蛇，意實在戰，本與存厚旨合。復迎祺瑞所遣吳光新率四混成旅入蜀爲己助。光新遂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十月十四日，滇軍黃毓成進攻內江下之。存厚志在據蜀，嫉道剛得位，稱疾，且揚言將與滇軍和，以索軍務會辦。比得祺瑞密諭，乃合鍾體道與滇軍大戰於榮威內江。三十一日，中央政府下討伐令討滇軍，滇軍已敗，黔軍攻內江者亦旋退。十一月四日張瀾入成都，接省長印視事，道剛瀾旋皆即真，存厚亦得會辦四川軍務。蓋中央政府決意對西南用兵，籌備召集新國會，期參議院以十一月十一日開會。而國會議員吳景濂等，先于八月二十五日，入粵開非常會議，廣東省長陳炳堃宣言自主，滇軍張開樞復左右之，非常國會遂于九月一日舉孫文爲大元帥，設軍政府及各部，令西南各省起兵護法。十八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宣言獨立，祺瑞所命湖南督軍傅良佐不能討，旋爲其部將王汝賢所逐，汝賢方通電主和南

北，而粵桂援湘軍已次第克寶慶、衡山、衡陽、湘潭，遂以十一月十七日入長沙。汝賢倉皇夜遁，去良佐出走未三日也。後五日，祺瑞尚欲大舉征南，爲國璋所扼，乃引咎辭職。滇軍聞之，益磨厲思大舉攻蜀，號爲靖國軍，由護國而護法，致南北大戰，其事不具于此。

雜紀第十一

蔡鐸規蜀爲窮國，唐繼堯繼之爲就餉，曰護國者，美其名也。周道剛、張瀾借言保省，而實爲進步黨地。蜀擅財賦，據天下上游，故段祺瑞重之，西南爭之。祺瑞與西南不兩立者也，而進步黨操縱其間，故益糾結不可解。

護國者，所以覆袁而已。袁竟覆于自斃，繼堯者黎段，位歸于黎，事任歸于段，若國璋由副貳以說大位，榮廷亦得兩粵，獨繼堯功高不賞，祺瑞使人賜勳刀，猶誠以少年去騎。未幾，繼堯所舉教育總長王九齡過滬，竟發其運煙事，抵九齡罪，下之西獄。祺瑞左右爲謀，傾險若斯，即不爲繼堯尺寸寬假，獨不顧國體乎。又未幾，而蜀難作，皆所以制繼堯，而不知繼堯與佩金固不協也。故佩金不得不敗，佩金敗而靖國之師興矣。

常璩有言曰：『蜀必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辛亥

爭蜀路而武漢起義，樑戴相爭而對德宣戰，樑劉相爭而張勳復辟，劉戴相爭而北戰起。又鍾會鄧艾郭崇穎皆死于蜀，強方趙兩豐亦不免，戴戴又後死焉，何古今之若合符契也？

蜀軍當丙辰義戰，每戰輒北，滇軍蔡藍田壩昇蜀軍而不能守，一夕潰至江安焉。比滇蜀再戰，陳經中彈不退；仁壽之爭，兩軍死于陣者殆三千人。又蜀軍官例不督戰，後賴新輝張勳舞都焜奮起而逐滇軍，乃冒死銳進，竟以致勝。然蜀兵善戰，而蜀禍愈烈矣。

戴戴好大言，每會集將吏，獨有戴議論。言皆不衷，雜以忿言。據屬持公文視戴，不合戴意，至抵之地。戴起佐戎，人譏其無禮度，然戴死而其家至無以自贖，則戴廉于取與，衣食寒素，無異恒人，頗亦爲人所稱。

戴戴守皇城，存厚百計攻之不能破，死傷良多。戴衆悉存厚兵緣城而上，則每夕執炬照城下，大聲呼備。存厚兵聞之，乃決計埋地雷轟城。顧城堅入土者尙丈餘，不可掘，力掘數日，乃竟事，而不能如期轟發，故卒不能入城。戴衆善攻堅，故亦善守，比退，則軍心散離，竟全軍覆沒，自軍興以來，雖敗軍未有如戴之甚且速者也。

滇軍善以少擊衆，初戰輒勝，再戰無不敗者。若敗而

能振，斯可堅持矣。故謂蔡鐸戰于瀘納，雖無奇功，而堅定不可及。當滇軍攻取宜賓時，安邊之戰，滇軍勝矣，而營長有散失三日始歸營者。北軍則雖敗猶能集合，滇軍將自以爲弗若焉。

滇軍強而護國軍興，滇軍固善戰，然所持者利械也，械皆陳宦治軍時，以裁贖所積資，買自德國。若山砲機關槍步槍，新式犀利過于北洋諸鎮。滇本邊隅，初意練兵兩鎮，以餉難繼，先成一鎮，械則倍之，彈藥尤多，此滇軍之所以興也。蜀軍多于他省數倍者，則四川武備學堂學生成就者衆。蜀建兵工廠，其費千餘萬金，機械勝于滬漢兩廠，亦皆陳宦佐錫良經營以備邊者，乃爲全蜀造亂之資，異矣。蜀滇東三省新軍，皆陳宦規練，所費逾數千萬金，若他將兵者，必多染指，而宦清節彌固，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方去蜀時，召紳者示以一年餘所用兵費，合川軍二師一旅，及巡防軍，又宦所將三混成旅，剿匪禦滇，且供億北軍入境芻蕘夫役，費僅六百萬，尙謂不無浮泛。聞者咨嗟歎息，以爲非意所及也。

予之紀此，蓋丁巳出蜀後，居金昌故人李君寓樓中，偶憶而書之，以備遺忘。若庭固所謂『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溢惡，斯爲實錄』者，則非所論于此。然足跡徧滇蜀，蜀難身曆之，蜀戰親見之，當事諸人亦嘗與之

周旋，大抵得其實爲多。猶有所諱者，則曲紀之，亦以爲篤勸，非有意抑揚也。野史異于承明著作，然意固有在。若王闓運作湘軍志，自謂不在表戰功，而在叙治亂得失之由。予之爲書，殆亦略師其意。自護國軍興而蜀亂作，西南之勢張，南北之爭烈；馴致南北自相爭戰，十餘年間，兵火不息。然則此一役也，謂非治亂升降之樞紐得乎？是冬北上，遂寫定成書，爲北京大學及中國地學會各錄一本去，後頗中悔，祕不示人。旋失其稿，傳錄兩本，無可踪跡，久亦漸忘之矣。今春偶檢舊篋，得當日風草，如對故人，不忍割棄，稍加訂正。適有談護國事，而不悉其曲折者，乃以之載于史學年報。或疑年報蒼萃考據之作，列此爲不倫類者，不知史學以紀載爲先，紀載以近事爲急，及今不述，後將何徵。建國以來，事之湮沒不彰，與夫浮誇失實者多矣；談史學者，明于察古，昧于知今，直筆不存，是非淆混，世事益不堪問矣。今姑揭此義，庶幾爲糾集當代史事者之一助，使世間尙有徐夢莘李心傳其人，必不非薄此事也。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著者自識。



6
1712-30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王伊育 亦 亦

17

30